

## 挖冬笋

□严明夫 文摄



冬笋有大小年之分,小年一般不长冬笋,自然也少有人去挖,只有大年了人们才会荷锄挎篮上山挖个大汗淋漓、满载而归。

寒冬天,挖冬笋是我的必修课。挖冬笋既是体力活,又是技术活,有经验的人能根据竹叶的颜色深浅疏密程度,断定地下有没有笋,还能根据竹梢方向断定地下竹鞭的走向。找到了竹鞭就找到了笋,一路追挖过去,还能挖到更多笋。但没有一定的体力、技巧,很难刨开厚厚的土层,精准挖起深埋的冬笋。

抖音中老是刷到有人挖冬笋的视频,挥动锄头,三五下就挖到一棵金灿灿的大冬笋,那土质也特别松软,挖得特别轻松,有的还边挖边传授挖冬笋经验,看得我心动手痒,以至于梦中也在挖笋了……

又到两年一回的挖冬笋时节,虽然才隔两年,但我觉得好像过了漫长的时光,我已经等不及挖冬笋了。去年一入秋,我就开始挖了,那时笋的个头还小,又不容易找。到了冬天,经过这几场冬雨,藏在地下的笋芽儿吸足了水分与养分,逐渐膨大,有的把泥土顶裂,成了一个裂包,有的干脆露出一个尖芽,此时挖冬笋就容易了。

连续的阴雨天,已经让我有点心烦意躁了,双休日恰逢晴天又升温,真是天赐良机,乃挖冬笋的好时机也。此时去挖,既亲近自然,又舒展筋骨,还能添加餐桌美味。我哥以前挖惯了冬笋,只是住在城里来去不便,却也早已酝酿已久,跃跃欲试了。于是,哥哥与嫂子跟我约好了,周六去老家挖冬笋,好好体验一番挖冬笋的乐趣。

一到老家,哥嫂顾不上喝口水,迫不及待地便带上挖笋装备——板锄、土箕、手套、凿子,直奔竹林。个把小时过去了,我走过去一看,他们已经有两三斤的收获。嫂子喜不自禁地说,她找到了好多,然后叫我哥挖的。说实在,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嫂子,也能找到冬笋,这是何等高兴、多有成就感的事啊。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家这块竹园会长冬笋,我的前期管理也有方——多砍掉些老毛竹,给冬笋创造一个利于成长的空间和环境,那砍下的枝叶腐烂后是上好的有机肥料,厚厚地覆盖在地上又起到了保温作用……这也是老前辈传授的经验。

刚咽下午饭,哥嫂兴致正浓,也顾不得休息,又奔竹林,等我打理洗好碗,擦好桌,急匆匆跨入竹林,哥嫂已经挖了好几斤了,有一棵足有1斤多。我从他们挖过的竹林下方挖起,直挖得浑身冒汗,也没挖到一棵大的。莫非被哥嫂挖完了?我想应该不会的,他们力气没我大,只找些浅表的,底下肯定有大的。果然,挖着挖着,挖到了六七棵大的冬笋。

说也奇怪,越是能挖到笋,越是不吃力,反而浑身是劲。当一锄又一锄下去,不经意间看到一个个惊喜——嫩黄的笋尖,就好比发现一个新大陆般的兴奋。也许这兴奋劲能够消除疲劳。

等我挖到竹林上方,哥嫂如同扫雷一样,扫遍了这整片竹林,去另外一块竹林了。忽然,我轻轻一锄下去,又有一个嫩黄笋尖映入眼帘,凭感觉这是一个大的,忙蹲下身细细刨开土,居然一连出现4个笋尖来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!再刨,土层反而越松,又出现了五六个尖尖的脑袋,数了数竟然有10棵!有几棵还是互相簇拥在一起的。

一窝冬笋10棵!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简直堪称奇迹了,怎能抑制住心中的兴奋与喜悦?赶忙呼来哥嫂,一起见证!两位也是啧啧称奇。然后,我换了把小锄头,更加小心翼翼地连挖带刨,把周围的泥土去掉,使10棵冬笋完全暴露出来!大家连忙拿出手机拍照,记录这神奇的画面。

嫂子说我运气真好,这个地方他们都挖过的,居然没有发现。我说这就是我辛勤付出的回报,暑假里,大热天的,我顶着烈日、挨着蚊咬,把毛竹一棵棵砍倒,去掉枝条,再背出毛竹,将枝叶覆盖在地面上……如此换来了今天的回报。看来,竹子也是通人性的!

回家一称,一窝10棵冬笋有10来斤,可以卖不少钱了。看来收获还不小。哥嫂当天满载而归,回城里去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,我又到自家别的竹园去挖,每次都能挖到10来斤。再次感叹精心护理竹园的努力没有白费,付出是有回报的。

任何事情的成功,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,我想挖冬笋亦是如此。

## 织毛线衣

□朱宝珠

入冬以来,点开手机小视频,常常会刷到编织教程。我喜欢织毛线,因而对主播讲解的新颖织法颇有兴趣,除了细细地看,默默地记,还不厌其烦收藏起来。此刻,也勾起我织毛线的甜蜜往事。

小时候,我特别爱看邻居织毛线,那手指翻飞,动作优雅灵活的样子,眼痒极了,搓揉着稚嫩的双手真想亲自织织,于是缠着母亲教我。初学时,动作僵硬、笨拙,织了拆,拆了织,织织拆拆,持续到十五六岁时,终于学会织整件毛衣了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毛线(绒线)是“奢侈品”。时价一斤毛线十四五元,相当普通职工小半个月工资,而种田人家,也没余钱买这“高档品”。能穿上毛线衫的家庭不多。记忆犹新的是,读初中时上体育课,按要求脱去外套活动,但有的同学没有体面的毛线衫,羞怯地低下头不动手,老师也善解人意,不勉强。“家中有几件毛线衫”曾列入“学生家庭生活状况”调查表中,说明毛线衫在当年的身价地位。

毛线衫的好处在于穿着轻盈、温暖、贴身,又能穿得长久。袖口、领头破了,或个子长高了,穿得不合身时,可以拆了重新织。毛线不够时,也摸得出三四十元钱,配上一二两新毛线。

我10多岁学会织毛衣,以后母亲就很少沾手织毛线活。开始家里毛线少,织得少,后来生活富裕起来,毛线衫每人好几件。如果问我到底织出过多少件毛线衫,我真的说不清。只记得几十年如一日,我的手在竹针、钢针、环型针、粗毛线、细毛线、“开司米”线,甚至以后的羊绒线间,穿梭着,循环往复着。连看电视都变成了“听”电

视,眼睛是用来织毛线衫的。

我对织毛线的喜好,也练就了我的耐心和毅力。记得那时回娘家探亲,总要翻箱倒柜找出父母穿旧的毛线衫裤,带回去重织。“别急,慢慢织。”母亲一再嘱咐,而我心急火燎,立即动手洗净,借红猛日头,晒干拆掉,有条不紊,把毛线边拆、边绕在椅子背上,还原成一两一绞(圈)。再采用土方法处理:茶壶装满水,放炉灶上烧滚。两手拉抻着弯曲蓬松的一圈圈毛线,耐心地对准壶口蒸汽,不停转换方向吹。三四十绞毛线,在滚烫的蒸汽吹拂下,慢慢变直,顺滑。

毛衣拆了重织,毛线会不够,我直奔部队供应站购买,再把蒸汽绷直的毛线,绕成一团团。选一舒适座椅,手持竹针、毛线,手法娴熟地织起来。这时,感觉忒好,似神仙般逍遥、悠闲。接下来,天天下班织,晚上织,休息日织,一刻不闲。织好一批毛线衫裤,又买来新毛线,开始给母亲织毛线大衣。织织织,把对父母思念之情,密密织进毛线里。

同样是织,却是厚此薄彼。织上衣用崭新的毛线,好像理所当然,而织裤子一般都是用旧的、零碎的毛线,甚至用纱手套拆掉织。我曾用颜色心仪的新毛线,为自己织毛线裤,“介好的毛线织裤子?!”面对友善的质疑,我迷惑了,赶紧拆了改织上衣。

编织也是一门学问。我读过市老年大学编织班,并持有“编织”课程考核合格的结业证书,算是“科班”出身了。现在,静下心来织毛线的人已很少见,而我仍旧喜欢织,隔三岔五,织些贴身的小背心、手套过瘾。



AI生成图。